

養
吾
齋
集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膳錄監生臣陳長春

膳錄監生臣南光臧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三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墓誌銘二

江村先生胡公墓誌銘

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嗟歎後來文字之盛超軼變化辭
意俱極諸經義如詩書迥出時文畦徑書又難又盛不
可及亦惟是二三作者傑立輩出前無聞人能至此江
村胡公端叔其尤稱者也安成最多士治尚書者十六

七然本傳習無新意至諺相訾莫能辦公奮孤童角試
藝突耆宿並英遊頡頏古人沛然精義開闔變化奇無
不宿於理能使易直者雅奧而詰屈者明白當於人心
有語後之味然同時有名者或魁南宮首鄉貢冠太學
亦小慰其志而公僅一貢於漕平生脫橐家藏人襲兼
三挾兩名貢書如指或以蜚聲異路入賢闕第太常而
公貢士終其身邇年科廢當路起名流重鄉校宿望下
至新學無不錄而公老於江村屢辭聘不一出蓋後進

稱之爲鄉先生經生歸之爲師宗家里大氏世族敬之
爲名流鄉鄰童兒下走亦知服爲善人沒之日愈有餘
思嗚呼時文者負公科目者媿公而公亦焉往不自得
哉公孝友篤行人也幼以繼母子祖命叔父子之七歲
失所生二親又七年失所子之父孤苦植立事母以孝
聞伯貧多累既分兄子爲子兄死教姪冠昏之厚且篤
既長姪卒而嗣絕落然一寒無後適無累公不忍以季
子後之名以復初先君子字之著其實曰古稱與爲人

後謂夫貪財而強與彼也斯子之往也何貪焉其晚晚
獨行其意多此類少年從二師句讀學白首猶不忘厚
之莖之及其子恂恂忠信急迂闊爲日用受人子弟之
託必不欺其意嘗見門下生課策蠅頭注析條縷商確
間合意則欣喜賞激浮動筆間末世師友類大略講貫
至文士有名又將以聲重蹤指意喻不啻足平視踐履
律度皆細行公英發磊落而不爲苟且夸詡教人如其
修身事親者則其所存曾謂語言文字間足以盡之哉

先後教官之知己鷺州則黃山長嘉謂其文有制科才
郡學則黃國史愷伯俞御史浙張監丞居中陳提刑元
英皆名有司竒之望之而公志特他有在每謂一日奉
大對即何事不可言言不合斥之嶺海止耳此其景景
者何如也每憶先君留平村將歸城公風雨中特來語
夜半及近作訪箕子義意語未盡淚霑襟他時生徒亦
有與鄉衮共千載爲死生者則公之教遠矣嗚呼使公
得遂其志者而豈獨時文之士哉顧時文猶不足以得

公重可悲也胡氏譜清江來自燕王府教授生盱江文學子文始遷安成北門六世而及公祖賡老儒號進齋先生承學有趙潯州與泳可稱二子應祥應麟公祥子後於麟故名求魚其號江村也則兵後徙三江橋晚又徙南江慨然臨流曰吾居俯是江也今江在是因號焉先君為之記學者稱江村先生而不字貢咸淳丁卯舉業經說外多所論著集易解未脫藁自少詔諏里先輩見其輕羈貫高閎遏發憤求師於聖經賢傳資深自得一

日廓如也服膺篤信至爲他文亦必取本趣反復不肯
作纖妍語隨俗好正如其爲人家故貧士能買山施鄉
人以葬每勸有力者給轉賑鄰徃徃感化類皆人所喜
道而於公爲常事不盡書生嘉興己亥三月壬午卒以
大德丁酉十一月晦臨終儻然先一日酌酒小酣若與
家人別者娶周氏子聖蒙聖紀復初遂爲姪孫女適彭
希雲孫喜生祖生瑤生孫女二長適彭起翁以某年月
日塋某所某視公丈人行也先君厚知公復初遊從又

密先君之喪公手書來唁以斯文屬望語深至知公期
我蒙以狀求銘不得辭銘曰

生之非艱成之維艱宛彼寸草及茲歲寒曷不第一如
菑川友曷不九十如濟南叟命則無時盍與之年假且
期順孰如歸全以漢經師爲晉處士過而下馬式又思
只

郭梅垣墓誌銘

嗚呼吾觀古人論事議禮每推於理之不必有而極於

變之所無柰何者豈非人事之多故有不可知哉出使
吉事而乃求遭喪之禮以行而亡於禮之禮亦於其情
稱而止若招魂而墓固隔絕之所必至孤貧之所常遇
雖平世兆域問而得合於防墓者幾昔之孝子嘗苦心
刻痛茫茫哭而求之野有獲弗獲傳記皆書之爲美談
蓋人事之無涯者慮之所不能周計之所不能豫也而
況於世變之際哉百年大患不先後而適離之而又焉
所可悔吾以是銘梅垣郭先生於思渝之堂逝者可以

無憾而生者亦可自慰也悲夫大德十年丙午去宋咸
淳癸酉易代三十四年矣廬陵郭汝介于石告行於常
所往來道湖湘暨沅抵鎮遠問南平入播如攀躋達重
慶持癸酉洪厓寺寓匱之約歸其父梅垣先生之藪凡
親友無不悲其志汝介癯然寒悴貧無餘貲辭館以行
館主人義而倡助之閱歲始能發所持特無幾予別之
爲閣淚念誰非人子茲行也以中年弱質行萬里生路
又歲儉旅荒何恃以能遠山川神明其忍諸汝介間關

六七月昉還達播遇宣撫楊樵溪叙梅垣斯文世契以
十月至渝及洪厓舊寺久墟安所得咸淳匱僧皆新度
問所以來相顧各愴然而一無能知匱者汝介彷徨悲
泣乃一僧有母年逾七十頗能道兵革間事爲言重慶
乙亥冬圍閉無所得薪狀當其時洪厓殿且不保地石
悉供砲境內已塋者猶發取木棄骨矧地上暨戊寅事
平暴骨徧厓溝有僧自稱髑髏不知所從來日輦而聚
化之汝介四顧慟絕爲佛事託之文以告詞尤哀歸塗

二僕一死一逃重以訟官亦傷憐之得不累丁未正月
晦始返乃揭播楊公所書思渝堂於梅垣書室徵舊約
爲銘予於于石之行也嘗諾之矣茲何所辭悲哉乎足
下年時愴饑鄉鄰危不相保子正用此時遠役炎埃貿
貿穿篁竹狎高深含辛茹苦幸及其處乃淒然失望一
時仰天俯地穹穹厚厚咷子迺魂銷神斷真復頃刻
何以爲情謂死者爲無知則古今幽明之感人間父子
之情其不可誣也如死者爲有知必有以處此矣此予

所以誌也昔梅垣之館於沅也先君子須溪先生實序而送之時爲景定癸亥梅垣以是展轉於南以致試重慶而沒于石之謀是行也攜序以徵言且謂歸葬也必銘之于石歸予適迫戌期然是約往來於心及盱而言始踐嗟夫豈謂予言足以傳梅垣哉抑生而不得遂其志沒而猶不能以無餘憾所謂以概見其平生而少慰其子孫者僅託之斯文其可使望而重弗及耶是亦不可以已也事之可哀者雖微必傳志之可感者雖遠必

著後之升堂而摩挲者功名之念可以歸於命遠終之感可以動於心斯非墓之諛而顯之誄也其亦孰如吾與若之迂也雖然日者之役固有心以爲迂而不敢異而私竊以爲後且無及者有矣夫豈不足以及此而名義所在有不可以臆決而理解也盛德之不昌遂使于石徒手往返以至此也顧聖賢以來迂之爲事業者豈獨與一世之俗論爲異同抑時與造物所謂時命者爭予奪是固梅垣之所以望之我而我之不敢自諉者也